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松花江上

李辉英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李辉英代表作

松花江上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孙金鑑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辉英代表作：松花江上 / 李辉英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636 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李辉英小传

李辉英是20世纪30年代较早崛起的东北籍现代文学作家，当代香港著名小说家、学者。原名李连萃，笔名梁晋、叶知秋等。1911年1月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大金家屯。1927年夏离家出走上海。3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公学中文系。此间曾编《生生月刊》、《创作月刊》。先后参加了“左联”、“北平作家协会”。抗日战争期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随“作家战地访问团”在抗日前线巡回演出和访问。作者出于对日寇侵华的愤怒，自1932年始，拿笔做刀枪，揭发和声讨日寇暴行，宣传抗日救亡，并于1932年只身潜回故乡，调查日寇犯下的罪行，为日后写作积累了丰富素材。

抗战胜利后，曾在东北任长春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教授。1950年定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任中文系讲师、系主任等职，被聘为“中文学会”名誉会长。他除了教学、创作外，还主编过《热风》、《文学天地》、《笔会》等文艺刊物。1976年后家居养病，仍笔耕不辍。1984年12月曾来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

1991年5月1日在香港病逝。

他的处女作是以抗日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于1932年1月在丁玲主编的《北斗》第2卷1期上发表。随后他又在《文学日报》、《文学》、《太白》等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其长篇小说《松花江上》是写以青年农民王中藩为首的抗日义勇军团结了一批觉悟农民，通过救灾助民行动，感化了广大乡亲勇敢投身抗日斗争的故事。小说还生动地描写了革命群众与反动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作者在小说创作艺术手法上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通过个人的遭遇和命运揭示社会现实问题，同时重视典型人物塑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还常以第一人称叙事方法进行叙事，如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一学期》等篇，读来亲切动人。

除小说外，其散文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技巧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作

者南下香港以后思乡题材的散文作品更具有质朴隽永、清新自然的风格，如在《青岛的春天》中描写大海，在《夔州到香溪》一文中对白帝城的景致的描写，无不显示作者深厚的功底。

目 录

李辉英小传	1
-------------	---

长篇小说

松花江上	3
------------	---

短篇小说

最后一课	207
古城里的平常事件	218
可怜虫	231
夏夜	245

散文·报告文学

风雨之夜	257
还乡记	261
如此如此	273
母女	276
四口之家	280
老车夫	284
旱	286

救国运动 290

李辉英主要著作书目 295

长篇小说

松花江上

一

云从遥远的南方，以玩笑着的轻狂的样子，蔑视一切的，迷雾似的浮游过来，穿过它的庞大浑厚的苍灰色的羽翅，悄悄的滴落着不惹人注意的，微细的小雨，在白龙一般蜿蜒着的贯穿着满洲这丰饶的沃土的松花江上，平稳而带着洁白的江面的波纹中，从那辽阔的天空上，投掷着痉挛般的清亮耀眼的闪电的光芒，像一些反射在晚霞之下的鱼群的翻腾的鳞片。不大不小的冷风，摇撼着葱绿的嫩柳，吟咏出平板而低沉的声息，被吹成弯曲的一条一条的雨丝，这时显得狂暴不驯的样子，便不顾一切的带着沙沙的噪音，鞭打着微微皱拢的江面了。春潮冲洗过的砂石，变成了一片片黑色的松软的土地，从那黑暗暗的发出来一股说不出口的，霉湿的，腐蚀植物的刺鼻的气息。

松花江，这无生命的活的大动脉，像一位多年不衰的乳娘似的，它不知劳累的，永不停息的喂养着，灌溉着这丰饶的开发没有多久的满洲沃土——那些遮蔽天日的高山和林藪，那些手掌一般坦平的田园，那些有生命的大的小的鸣禽，走兽，家畜和人类。年代是一年又一年的像书页似的被翻过去了，世面是一朝一朝的像苍暮的老人似的变迁着，只有这无尽的清澈的江水，一年年的无忧无虑的流了过来，又无忧无虑的流了过去，日夜不息的洗刷着人类历史的陈迹。

丰饶的沃土哟：这是中国东北一角的宝库啊。

微细的雨滴仍在不停的滴落着，村子里的房屋，街道，墙垣都沉浸在凉丝丝的雨云的包拢之下了，但是那些躲在草房子里的人们，却在不受威胁的吸着一些干透了的叶子烟，老头子们一边扁动着皱缩的嘴唇，一边对着孩子们说着与节令有关的歌词。

“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清明乌鸦叫，小满雀来全。……”

这是一个拥有二百户以上的，不十分整齐的小村子，东面，北面和南面，屏

障似的围拢着翠绿的，重叠的山峦，山的上面，丛生着高的，低的，白杨，桦解和杉松——一片无尽的上接天边的林海。从那里，长时的吼出来豺狼和虎豹的凶杀的叫啸。村子的西边是一面坦平的缺口，继续着向着西方，伸展出一方不甚广阔的平原，大道像一条土色长蛇似的通过了平原，钻进了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去。另一方面，从东南遥远的不可知的山沟子里，流出来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紧傍着南山的北山脚下，缓缓的横穿过村中，穿出西面的缺口，便汇流到那一望可见但足有二十里以外距离的松花江去。

当春天冰雪尚未消溶遍地吹刮透骨的寒风的时候，这小小的很少和外界往来的几乎是把自己孤立起来的平静的村子，受难似的遭受了一次无辜的灾难，一小队初次出现在村中的，被人们当成了珍品观赏着的日本兵，他们人人的身上穿着黄呢子的军服，那上面的铜扣子在玩笑着的闪烁着抖动的光芒，他们骑在身下的高得和屋檐头差不多的大红洋马，他们罩在身上的别样古怪的大衣，他们生长得黑渗渗的陌生的脸面，和他们剃刮得仁丹牌子上那个日本人一样的八字胡，是他们之中似乎有意造成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从他们的冷冷的，发着淡漠光辉的，刺刀的尖端上，奔流着和他们脸上一样不驯服的，凶恶的杀气。当他们说明他们的“缴枪”的任务之后，便在这个小村子里大模大样的扎下了，他们用强蛮无理的一种手段，威迫着的收去了人们视为珍宝爱着的枪枝，他们的这种完全反常的行动，到后来是引发起人们为着报复而掀起来的反抗的仇恨，年轻的，充满着热血的小伙子们，他们在开始背着日本兵到处地宣泄着他们的不平。

“我们不能忍受日本鬼子加给我们的虐待，这种没有任何理由的欺压，跟没有理性的红胡子没有两样，我们同心一致的起来跟他们拼罢。”

“我们的枪并不是不化本钱打天上掉下来的，谁不都是化的大把大把的‘官帖’买来的啊！凭着什么理由必得把这些枪枝都孝敬日本人呢？……”

“把这些蛮横的日本鬼子都打出去罢，要让他们老是扎在村子里头，我们从今后怕也就不会再有太平日子过了；我们既然不是叫别人喂养了的猪，自然也就没有忍受日本人宰割的义务！跟这些混账的魔鬼们拼个你死我活罢！”

像集拢起的，一堆经过炎夏曝晒的，遇火即燃的干柴似的，他们说到那里也就跟着做到那里了。这一把反抗暴力的摧残的正义的火焰，依着白龙似的奔流着的松花江岸，在这一向平静无事而现在在众人愤怒中的村子燃烧起来。他们在仓猝中运用着那些具有原始时代人民朴质的感情之中激动出的愤慨，迸发为实际上表现在行动中的反抗，便开始不顾一切的，近乎越轨的，袭击着日本兵驻扎的

驻所了。他们的热情和仇恨汇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他们的射击也集中了一处，他们意外的竟然获取到一个罕有的胜利。当他们从击毙的日本兵的手中夺取了油光油亮的三八式，当他们从呢子的衣袋中搜到了金表和日本女人照片时，他们简直是不能够相信这当真会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灾难的羽翅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小的村子给遮蔽住了，二百多名气势汹汹的马队，风暴似的席卷过来，他们把乌黑的重机关枪织成了浓密的火网，向着村中盲目的，作着长时间的，无情的扫射，从农民身上燃烧起的，反抗的，胜利的火焰，马上就被这一阵袭来的暴雨给熄灭了。年轻的小伙子们了然于他们自己在村中处境的困难，他们便结伙成群的在黑夜中退出了这个出生长养的村庄，投进那东南方重叠错综的山沟子里去。

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这些年轻人们由于意外的胜利欣然自喜的时候，他们遏制不住的听凭着火热的真情奔放，徒徒的只为眼前的意外收获所迷惑而忽略了顾及到那一个敌人必有的复仇的反攻的准备，因之他们便尝味到了这个难以咀嚼的苦果了。

灾害像一阵飓风似的卷来了，又卷过去了，从此之后，王德仁老头子就失去了他那个唯一的亲人——他的生命一样被爱护着，被看待着的儿子。

时候已经到了渐渐感到温暖的初夏季节了，在一些别的人家耕耘着的田地上面，都有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妇道，他们弯着身子或是蹲着身子在做着庄稼地里的活计，因为这正是一个农忙的时候啊。高粱，豆子，梗子，谷子以及其他的麦苗瓜秧，都在大地的上面抖擞出新的欢笑着的生机，他们在庄稼人们铲去了聚生在一旁的杂草，在被犁杖犁好的垅台上，更为精神百倍的拔着它们的高度，似乎在希望着早日的成熟，它们这些种不同的生长着的庄稼，不正是庄稼人看成为和他们己身一般相同的生命似的宝贝么。

可是在王德仁老头子的地里面，当别的庄稼人都在自己的地里忙着的时候，是在呈现着一种怎样的情景呢？真可怜哟，他的田地像一片废墟似的都荒芜得长高了无用的蒿草，谁也不能在那块地上找出来那个能干活的结实的小伙子了，冷清清的像被弃的婴儿似的只有几只贪婪的野狗，在那上面有意味的巡行着。谁知道他的唯一的儿子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回到地里干活呢？谁知道他是健在着的，还是已经被不辜的魔手把他牵引的离开了人世？……

王德仁老头子独自个儿蹲在家里闷着，无精少神的任什么事情他都不愿伸手，有如喝在嘴里的一杯白开水似的，他对于今后孤独的日子，咀嚼不出什么叫

人念念不忘的真正的滋味。从他的缩拢得马粪纸一般粗糙的苍老的脸皮上，反复着一重掩饰不住的为忧伤所吞噬着的颜色，依伏在他的两道稀疏的灰色的眉毛下面，两只不甚圆大的苍老的眼睛，饰色般的在那上面装着恶浊的红膜，在他的光得发亮的那只头顶上，经常的戴着一顶半旧的瓜皮帽，他的脱落得将尽的牙床子中，常时的衔着一枝闪亮的黄铜镶嘴的旱烟袋，下面，不甘寂寞的翘动着的，是他的浓密而规则的髭须，那一具隆起在他的身后的小小的驼背，顽强的和他取着敌对的行动，戏弄着的，故意和他为难的不使他畅快的挺直了身子，这正是有意无意的说明着，他是一天比一天的在老下去了。

近些日子，王德仁老头子觉着稍稍还可以安慰他的孤零的，淡然无味的生活的，那便是在他的清冷的家庭中，增添了一个可以说话解闷的可以下地作活的“年造”^①，还总可以说是一种意外的难得的收获，这年造的本名叫作李万发，但他的名字是远不如“傻大哥”这三个字被人们叫得响亮。他是这样的和王德仁老头子把生活联结到一起的，那就是他有一天找上了这个整天盼求着儿子归来的人物，干干脆脆的跟他把心中要说的话说了出来：

“王大爷，你老人家要不雇一个能做活的年造？再不然若是想雇一个出活的短工也行，只要你看我还可以帮着你种种地打打零杂，想雇用我，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买卖罢。你一年少吃一顿两顿‘犒劳’都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在村子里尽人皆知的胳膊粗力气大的人物，人家是众口归一的叫他“傻大哥”，但这倒并不是因为他缺少普通人所必有的心计，相反的，他的智慧一点也不比别人显得怎样少，不过是因为他天生得一副高大的结实的身材，说起话来不习惯于拐弯抹角，人家又因为他做起活来，像是老有用不完的傻力似的，就从这上面给他建立出这样一个并非侮辱他的和讥讽他的浑号。他是一个在困苦的环境中长大起来的孤儿，他的父亲和母亲，在他小着的时候，先后的像人们所说的被他“剋”去了，因而在人们的传说中，他是属于命硬的人物中间的一个，现在则是健壮得天也剋他不上的。他的两只大手简直像一对熊掌，臂膀一往直伸起来的时候，就从那紧绷的筋肉中显露出他的结实的力量。在他的油黑得近乎发光的脸上，倒垂着一个高耸的俊俏的鼻子，依着鼻梁的两旁地方，端正的安置着一对深邃的发着亮光的眼，嘴大得似乎有些不大相衬，浑厚的嘴唇上流动着黑紫的颜色，那一片不修葺的胡子，很放肆的在下巴上面当成了稳固的根据地似的

① 年造：即雇工，为人家扛长活的工人。——编者注

盘据着。

“傻大哥么？”王德仁老头子兴奋的一连抽了两口烟，浑身上下似乎不知增加了多少较量不出的力量，因为他这时是正需要这样一个下力的人来耕耘他的荒芜了的田地的，再说，傻大哥的那种说到哪里就办到那里的绝不含糊的脾气，和他那不掺杂半点虚言假语的对人做事的态度，那都是很合乎他的口味的，简直理想到家了。“好啊！”老头子几乎恢复了青年时期的健壮的气力似的要高兴的跳着了，“你既然看得上我，愿意帮我做活，我真是烧高香求之不得，这买卖不必怎么多费唇舌了，你说到哪里我就答应到哪里，两下情愿那还有什么争讲的！你就爽爽快快说了罢。”

“雇年造做长活价钱一万二千吊，短工么，做完了一总凭你赏。”傻大哥爽爽快快的说出来他的要求。

“讲长活罢，我照你说的再给你加一千，先使多少呢。——”

“三千吊行不行？”

“我再给你加一千！”对于这样一个做活认真的说话干脆的人物，王德仁老头子也就乐得施舍一些同情的慷慨了，两个人完全是心投意合的把这个买卖顺利的讲论成功，绝不像普通人家雇年造似的在主持人与雇工之间总是唠唠叨叨的为着一百吊二百吊发生着争执，碰得凑巧的时候，使两者闹个不欢愉的半红脸而陷入无法挽救的僵局也是常有的事情。

“争什么，讲什么，说老实话做活时候多使点劲儿那就都有了。”傻大哥扁动着他那双黑紫的嘴唇，感受满足的说。

“就是呀，雇起一个年造，就别心痛那一百二百吊钱，年造下地的时候，他要是一偷工躲懒，吃亏上当的还不是东家！”王德仁老头子捋着浓密的胡子很高兴的回答着。

说实在的，这个年造可真是他的身上出了不少活，荒芜了的田地，都被他打扫干净了，在铲除的晒得干死了的蒿草的堆子中，高粱，谷子，豆子各种小苗都在迎着温和的空气生长着，发挥出它们本有的，不受妨碍的，正当的生殖力，当这个年造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还帮助着做些打杂喂猪跑道一些零碎的事情，他实在是一个合乎理想的模范长工。倘若一定要吹毛求疵的从他的身上找寻出某种缺憾的话，那只能说一当晚上歇息着的时候，当老头子因为思念儿子睡不着觉而在不停歇的抽着叶子烟，打算同他谈上一些闲话，藉此消遣着无聊的夜晚的时候，不是遇到他的年造熟悉的溜进他知道的一个黑洞的屋子里去寻求年轻人们所

不可缺的刺激，便是一卧在炕上就从他那宽大的胸脯中呼出沉重刺耳的鼾声。虽然，老头子对于他的年轻的年造被别人当成话柄谈论着他的被目为不正当的行为，是并不像一般人们那样的对他同样的怀着疏远回避的厌烦的恶意。他自己当年也是打从火热的青年时候活过来的，所有年轻人们浑身上下燃烧着火一般炽烈的感情和力量，早被他熟悉得有如自己的手掌一般了，他因此未从他的口腔之内说出来对于他的年造的责难的语言。他可是正正经经的劝告过他的年轻的年造说过这样的话：

“傻大哥，若是让我来说么，正事是须得正办的，你把她堂堂皇皇的娶过来就完了，不是也免去了人家说三道四的么！”

“谁愿意说谁就说罢，我还能管得了别人不开口么，他们因为这种原故不雇用我，不是现在还有你老人家收留我捧我的场么！”傻大哥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反对着说。

“人是也确是到了该办事的时候了。”王德仁老头子又带便的加上了一句。

“王大爷，一年一万三千吊‘官帖’，要我的命我也养活不起一个娘们啊，多积存几个钱再说罢，横竖我不是没有良心的人，绝不会亏了她的。”

老头子到这时也就苦于无法插嘴了，如今的年轻人们所有着的心事，似乎也和他青年时代的想法不同的，而在分明的有些两样，有些隔阂。

除此之外，他实在无法在他的年造的身上发现到别的缺点，就是这一点罢，也绝不能昧着良心硬派定是他的缺点的。这个能做活的年造，他的本领都是从太阳，从风，从大地中间学得来的，因为自从他早年丧失了父母以后，他就和欢笑的家庭以及温和的门楣分别开了，他是在太阳，风，土地中间长大起来的，这三种东西就是培植他成为一个完人的知识和学校，而他也便因此成为大家伙公认的一条好汉。

但王德仁老头子却在他的年造的身上，发现到有一个和他相仿的共同点，因为他认为他的年造和他是都被一种不幸的命运蹂躏着的，其中稍稍不同的地方，傻大哥的不幸是起自幼年时代，而他是在苍暮之年行将埋骨黄土的时候，开始给他尝受这不幸的苦味。他是用这样的想法把他们的命运捏在一起的。他的不幸的折磨是什么呢？说穿了来那全是由于失丢了他的亲生的儿子啊！

王德仁老头子几乎是在他的内心之中，在暗暗的认为这整个村子也在和他步入同一的厄运之途了，特别是自从日本兵在村子里横暴的杀掠之后，他是愈发同意他这潜伏在内心之中的特有的见解。把村子和他的家联在一道来论断，在他看